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類助率重川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奏荅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史記曰李斯者楚人也

史記曰李斯者楚人也

史記曰李斯者楚人也

史記曰李斯者楚人也

史記曰李斯者楚人也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
取由余於戎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

遂去降秦公東得百里矣於宛史記曰晉

以高禮禮之公夫人勝於秦百里矣史記曰晉

宛楚之郢人執之公聞百里矣史記曰晉

與之公不許以五皮贖之楚人許

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寒謂縶公臣不及臣交

上大夫以為來邠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

對曰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秦

大夫子此五子者不產於秦務公用之并國秦

三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

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秦

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

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秦

諸侯早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

賀也白衛鞅將安周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

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卬五剛切切惠

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

上郡南取漢中史記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

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張

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張

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設

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其茂曰寡人人

欲通車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儀

之計按三川疑此誤也三包九夷制鄢郢夷

也蓋秦今人據之也東據成阜之險割膏

腹之壤成阜縣名逐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

也漢書音義文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

曰惠王卒韓魏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齊魏省賓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史記曰考王卒立異姓弟為昭襄王又曰穰

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

異父長弟曰穰侯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

穰侯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

先相國逐華陽君關外彊公室杜私門蠶食

諸侯使成帝業春秋保乾圖曰光閭害蠶食

無餘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

負於秦哉負猶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踈士

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

名也今陛下致崐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

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

於崐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

璧而侯垂明之殊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

救二將作鐵劍二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

靈繡徒河之鼓孫卿曰鐵離蒲梢皆馬名鄭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

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

駿馬馱夾馱啼不實外廐周書曰正北以馱

馬屬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

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

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元於

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

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珥也說文曰

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

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佗皆類也

而隨俗雅化佳谷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俗

雅化謂則雅變夫擊瓿叩缶彈箏搏鞞而歌

鳥鳥快耳者貞秦之聲也說文曰瓿汝瓶也

毛器秦鼓之以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

節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

舜樂曰蕭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

曰武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

棄叩缶擊瓿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

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曰

適中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

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
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
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
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不辭土管子曰聖人不謀員是以地無四方
明其德文子曰言以廣其名民無異國四時充養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奔黔首以資敵國莊子

注曰資者給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
齊之謂也退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此所謂籍寇安而
齊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
齊待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道也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
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

書諫為其事尚德惡不指斥言故
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

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官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官也三

輔黃圖曰木懸衡天下

也如淳曰衡猶權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

上中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畫地而人不

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

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

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賈雅曰陳引也

言相引以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為援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遣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

也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

伏兔之闕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

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

鄭玄禮記注何則

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上其長子為鄭王取

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六齊

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

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

齊不保今日文王無亂自城盡封悼惠王諸子

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分齊為六將周

膠東王印為膠西王賢光為濟南王池

陽顛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博君討諸呂有功才富盡以

趙地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荒興君詩死盧

謂城陽章所封濟北只居所封與居珠死

喜顧念而限也泰山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郡有博陵齊北縣

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

漢書曰上隣淮南王不執上乃立厲王三子

安為淮南王傲為衡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

山王陽為盧江王

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起

詩謂四國但有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

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

義二說相成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

環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

張晏曰遂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雖越為吳難

不可恃也善曰此勝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

紀曰荆王獻音之田已雖使梁并淮陽之兵

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

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

人胡越俱來伐之漢錄後使果并淮陽之兵

以過越人之糧漢載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然

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

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

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乃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載西河

以禦於境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賜惡
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
意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沍霧雨成
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
底手砥同底瑋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
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
遊者為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
之談說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飾固
謀慮則無國而不可奸求也干与奸同飾固
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洩長裕乎然臣所
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
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善曰劉獄周易注曰臣
聞鷲至鳥累百不如一鷄孟康曰鷄大鷄也
侯鷄也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
天子武力鼎士袂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
曰袂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不能止幽
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淮南連
王之沈患呂后器之淮今沈字也淮南連
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善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然則計義不得雖
廢遷蜀常船曰徙蜀嚴道

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

劾於魚中以進抽劾以刺王說苑曰勇故願

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

銷志未明求衣臣贊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

明而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

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

襄弟儀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

孝文帝於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

武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梁王揖早薨徒

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寢也善卒

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

曰齊北王興居閹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

與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

等勸王共反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善曰

先帝文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

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

如淳曰新垣平誅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

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

吳計者猶新垣平之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

言周鼎終不可得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

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所以水灌其

道也史記曰張良說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

也漢王燒絕道也牧散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曼曰

霸王西楚霸王水攻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

以失其地如亭曰荆亦楚也此皆國家之不幾

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願大王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

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

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

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

畏之如得曰白虹貫日為君善曰畏畏其

後見白虹貫日不懼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

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蘇林曰

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遺衛先生說昭

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

故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也軍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

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

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

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別和左足武王薨

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

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崩

胡亥立斯具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

狂為奴論語曰楚狂在接輿歌而過孔子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

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

干疆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下

心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

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臣始不信乃今

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

漢書音義曰或神不相傾蓋如故蓋猶交蓋

識狎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蓋猶交蓋

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

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

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石邑萬家有

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為之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

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搃其脅於期從之自刎徐廣曰搃丁鴉切

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

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

為魏累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遂自到

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

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

服慶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

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

中山張曼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公何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按中山何

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

善曰惡謂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敬重蘇

秦雖有譏惡王更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

魏文侯善曰言白圭長中山而文侯投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

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

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臚鼻引脚於宋卒相

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

解話曰臆范睢摺齒於魏卒為應侯

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以為持魏國陰

賜范睢金千斤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

事告齊以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答

擊范睢摺齒摺齒睢得出亡入秦為應侯廣

雅曰摺折此二人者昔信必然之畫指朋黨

也力合切

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

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

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

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

龐切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

身語讖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不容

身握石夫軀未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

身於世新語曰齊澤之民身不義不苟取比

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義不苟取

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

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

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

奚乞食於路而審成飯牛車下而相公任之

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

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曰論語

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

翟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

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

骨國語冷洲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

骨肉之親為之銷滅言是以秦用戎人由余

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疆盛史記曰齊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張晏

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

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

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

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

管蔡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今人主誠能用齊

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

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

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會屬國於子之

會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
公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
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終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

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

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疆寺人斬

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却冀芮畏偏海

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

伯楚以呂却之謀告公常昭曰寺人掌內袂

袂也勃鞞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

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

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受其賜于今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

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越用

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

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

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

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疾不朝人或是以孫

讓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孫叔敖楚

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

三月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於

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

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

以為相使使者往腹迎之子園終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披

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

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善曰

所求無所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

使刺由言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常昭曰

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何況因萬乘之權假

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沉七族要離燔妻子

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

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

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

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罪

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

離罪燒妻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

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

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張晏曰柢下本也輪

蘇林曰柢音蒂善曰廣雅曰蟠曲而為萬乘

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

雕飾杜預左氏傳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

之珠夜光之璧柢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

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今天下

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

伊管之辯善曰伊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

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

跡矣善曰小雅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

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

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

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而不牽乎卑辭之

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

語不奪乎衆多之口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

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故秦皇帝任中廢

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

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善

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

秦王寵臣中廢子蒙嘉嘉為朱言於秦王曰

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

圖窮七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七

首以擿秦王通俗文曰七首其周文王獵涇

頭類類故曰七首短而便用也六韜曰文王曰于

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曰于

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

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于

渭俱為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

音義曰太公望塗遇共何則以其能越

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

拘繫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

曰言為左右便辟侍惟牆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墻垣蔽也然惟妾之所止墻臣之所居

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

作如槽善曰不羈謂才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行高遠不可羈繫也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

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弃臣其疏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疏字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厲名號者不

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辨考識曰子罕言利利傷行

也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

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

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天下校廓之士誘於威

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

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蟪穴巖

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穉為獲捷言

慶忌勇期育育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

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

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臣之愚暗竊國策范雎曰賁育之勇馬而死

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

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

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與

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

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

帝作弓後有楚狐父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

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

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

時有銜檝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檝馬口長街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

日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而况乎我善調馬前有飾檝而後鞭策之威

涉豐草騁立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利猶貪也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

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

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

者避危於無形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

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張揖曰畏懼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

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

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善曰史記淳于棼說郭忌子曰得全

全昌失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

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善曰韓子曰舜

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

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石人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也上不絕三光之

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善曰不絕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善曰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土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者必矣亥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子曰能聽忠臣律歷迭耗給也其間不容髮矣

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震險必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傳基加九鷄知基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也孟子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善曰弊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越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元為奏

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

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遠疾走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為休景靜處欲人

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以為須獨梁欲人

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

滄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

則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

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養

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

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善曰自泰山之雷力救穿石殫極之統斷

晉灼曰統古綆字殫盡也極之綆幹水非

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

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

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

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得也寸而度之至丈必

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辨難為惠也徑直也夫

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

抓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葉足易去也

也字林曰搔先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

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

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

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

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

舉兵而却也漢書曰南距羌荏之塞東當六

金城郡有榆中縣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

斯六國乘信陵之藉常總五國却秦有地資

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弁力一心以備

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

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頡師古曰脩息義以撫戎

而南朝羗柝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

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也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

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

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

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猶蠅蚋之附群言量也

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

蚋蝨謂之蚊蚋而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

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善曰謂漢晁錯也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

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

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君過於中國常雅曰隱匿謂

解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

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

府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為運

錯出謂四方更輸交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

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

耳臣贊曰海陵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

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

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

池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深壁高壘剗以闕城不

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

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冀十不

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襲大王之

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善曰吳饒軍自海入

郡以絕其道也地里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

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

示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

皆守約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

堅守距三國不從後乘布等聞楚與三國有

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

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四國不得出兵其

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菑趙囚邯鄲此不

可掩亦已明矣應劭曰漢將柳寄園趙王於

傳注曰今大王以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

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也張韓

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善曰弓

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顏當兵不得下

璧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

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

惠王惠王譖而繫之子仰天而哭正夏而

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相公殺覽吏民

含痛流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

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許慎曰庶女

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毋財

而殺毋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下官每

寃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即縣為

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曰即縣為

國主樞臣去注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

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制通讀樂毅報燕

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流涕也何者士有

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也淮南子文也高德

一定之論文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德

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一定之論也貞
文事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懸故曰
有不易
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

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

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

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季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下官聞仁不可恃

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馬遷悲士不

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伏願

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

大王斲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左右不

願王熟察下官本蓬桑樞之人布衣常帶

少加憐焉

之士淮南子曰處僻之鄉蓬戶甕牖操桑

為樞北齊人所謂形植舉黑憂悲而不

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際桑條為戶樞說

范唐且謂秦王曰大王掌聞布衣常帶之士

怒乎伏戶二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

人流血五步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

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

帝賜嚴助書曰君賦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

受詩於師冊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

說尚書論籍於金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

禁者乎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自竊慕大

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高

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

三五賤伎之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

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

王無他表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

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

秦宮藏中取所獻白裘去至關關法雞鳴為

言昭王孟嘗君得出去至關關法雞鳴為

客孟嘗君恐進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

遂得出之如食頃進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

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

宮常就三居五五為三為生能知三五橫

行天下司馬遷書大皇思以恩光顧以顏色

曰更得奏薄伎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

前玄毛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

已玄毛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

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

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

拾瓦投之曰非為太子令入奉盤金轉用抵盡復

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肱耳史記趙襄

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讐也豫

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

智伯國士遇我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傳曰衛太子迫孔悝於廁強明之子路曰太

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舍取太子聞之懼下

石乞孟鯨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

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

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

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君者不

弔曰今於道秋毛之剖心摩踵以報所天

端方分未得處一馬之剖心摩踵以報所天

陽

上書自明曰剖心折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

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至也左氏

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

何休曰君者臣之天也 迹墜昭憲身限幽圉

史表曰幽執國 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詩曰顧

周當為誅始 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詩曰顧

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

子丹謂麴武曰今秦王反矣天常每念之痛

入骨 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 以尸子曰衆

辱君子以 是以每一念來 若有遺 蘇武書

日每一念至 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

忽然亡生 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

左右無色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

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沉陰 蔡邕月令 身非木

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沉者雲之重也 身非木

石與獄吏為伍 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身此

少卿所以仰天挺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 李

與蘇武書曰何圖志味立而怨已成此陵所

以仰天挺心而泣血也 韓子曰卞和乃抱其

璞而哭於楚山三日 下官雖乏卿曲之譽然

三夜泣盡繼之以血 下官雖乏卿曲之譽然

嘗聞君子之行矣 燕丹子夏扶曰士無卿其

上則隱於簾肆之間 卧於巖石之下 漢書曰

荆子真蜀有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一曰

子論衡曰谷口鄭子真耕 次則結綬金馬之

君欲封仲連連接與之賢行歌而忘歸楚狂

謝終不肯受陽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

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

游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

隱身不仕所若獲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

子荆朝曰田光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

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

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

於市中又曰趙夫夫悲歌陳旣者也方今

聖曆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放勳欽明營子

青雲浮維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

至于日味榮光並出幕河清雲泮洛西泊臨

青龍臨壇街亥甲之圖吐之而去淮南子曰秦之

洮切土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

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挂林

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莫不浸仁

沐義昭景飲醴而已揚雄覈靈賦曰文王之

莫交焉曆宋均曰昭景謂景星所昭也

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

周禮曰以園土教

土獄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亡

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

鬼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晏子春秋

曰景公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一丈夫荷杖

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政有文

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文夫立命

人掘之五頭共孔公令原葬之乃思及白骨

說苑曰景公故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

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

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理致樓下交位

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

異傳云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答

奉答勅示七女詩啓一首

任昉集詔

夕詩五韻殊未近殊取柳雖詞

任彥果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女五韻竊惟帝迹多

緒俯同不一 春秋合誠周曰黃帝布迹必稽

也春秋保乾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毛詩題曰

圖曰帝異緒雖漢在曰世魏稱三祖 四世

魯靈光殿賦曰雖漢在曰世魏稱三祖 漢武

帝也三世祖謂魏武文明心魏志高貴鄉寧足

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公語曰昔者舜彈五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

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

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

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

調露調和致其露也使

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

一之多幸國之多幸莊子

如入室

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

易曰潛龍勿用法言

非堂相

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

在天利見

大人答賓戲曰臣

書曰數安徐樂上

安借為即中又曰東

方朔待詔金馬門

君左氏傳君子曰君子

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

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

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

以解吾民之愠兮南

財兮王肅曰薰風

心四時之節動靜各

初茂長之樂也宋均

叩貢曰夫子之文章

親逢旦暮

曰萬世之後而

旦暮之遇也

易曰潛龍勿用法言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臣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

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

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

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

調露調和致其露也使

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

一之多幸國之多幸莊子

如入室

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

易曰潛龍勿用法言

非堂相

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

在天利見

大人答賓戲曰臣

書曰數安徐樂上

安借為即中又曰東

方朔待詔金馬門

君左氏傳君子曰君子

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

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

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慙慙

女六

罔識所寔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蕭子顯

卞彬字士蔚官累至綏建太守卒濟
陰卞錄曰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
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
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
甲赴賊二子珍軒見之隨從俱為賊
所害賄待中開府謚忠貞公珍音真
忍切軒
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脩理
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
墳瑩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
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曰壺
及二子死徵士翟

湯聞而嘆曰父西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
萃於一門可謂一貫哉名教謂王隱淪論翟
湯世說樂廣曰仲人五二曰隱淪而年世
子新論曰天下

質遷孤裔淪塞賈雅曰遂使碑表蕪滅立樹

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柏子新論曰雍門
周以琴見孟堂君

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
鬼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感慨

自哀日月纏迫詩曰感慨以長歎即陛下弘

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

曰引之於教義疏苑曰聖王壺餘烈不泯固
布慈施惠非求快於百姓也

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
之除烈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

陳力就列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九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啓蕭太傅回辭奪禮啓一首

劉播梁典曰助爲尚

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彦果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疑奉被還旨未垂哀

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氏傳楚讓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

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君於品庶示均鎔造尚書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干祿祈禱更爲自

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干祿祈禱更爲自

拔論語曰子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已之所

教而廢禮豈敢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情切口

關白於視聽哉啓公羊傳昉往從未官祿不

不忍言故陳此啓公羊傳昉往從未官祿不

代耕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飢寒無甘旨之

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

曰牛鄭文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九為膝下
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膝下以養
之權已同過隙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几筵之慕幾何可
隙然而遂亟之則無窮公曰君入廟而右登
憑自孫鄭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
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且奠繫親如在
安寄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
不與祭如不祭又晨慕寂寥間苦覓若無主
曰祭神如神在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
碑蒼晉書曰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
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無
兄弟到官之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日哀祭無主之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呂安答嵇康論曰易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
了之理不在多喻
塗尚書曰時則有吉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
曰區宇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孟子曰沛是知孝治
所被爰至無心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
女謂子貢曰吾鄙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
野人之僻陋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
子不匱永錫爾類不任崩迫之情謹奉答事陳聞謹
啓

文選卷

文選卷之七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 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頰 助率重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箴

揚德祖答臨淄侯箴二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箴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箴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箴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箴一首

阮嗣宗為節冲勸晉王箴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箴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箴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箴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

梁與曰高祖即位昉為史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忍

步無却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一尺無却一寸社預左氏傳注曰

古名退
軍為綏
顧望避敵
返繞
如教
有刑
尉王快
廷

繞當斬音義曰返曲
行避敵也
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

坐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
不可使將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

終遣之即有不稱妾
魏王著令抵罪已輕

得祖令曰自命將狂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
國典也其諸將出狂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

官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

斯在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
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

臣助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德檢侵軼暨

擾疆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魏收後魏書曰

太祖道武帝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
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

執突也毛詩曰於緜王師又曰薄伐玁狁是
至干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以淮徐獻捷河充凱歸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

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充
東關無一戰之

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魏軍距之洛令丁奉等

兵便亂研遂破北軍
魏軍距之洛令丁奉等

舉陽縣西南一破百里
魏軍距之洛令丁奉等

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
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而司部懸隔
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

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故使狡虜憑陵

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

邑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

蔡道恭卒於園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

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

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

霖雨洪樹一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推

其餘衆求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

卒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仁保穀全城論語子曰驃騎將軍善道猶轉戰無

窮亟摧醜虜山史記曰驃騎將軍善道猶轉戰無

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

降匈奴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戊己校

耐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校

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

歎曰聞昔一師將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今漢德神明豈有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

為吏士禱有飛泉若使郅部救安微接聲援

為神水示虜虜以若使郅部救安微接聲援

首久懸北闕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豈直

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將軍武帝遣因

文選卷四十一

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寔

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塔土

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特言邁

君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故使蠋謂音結蟻

所向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高帝王功臣反者

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曰吳志曰錢唐大師种

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後狃獯方復按甲盤

鬻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王征諸葛誕六

桓緩救資敵軍魏志曰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拍

不進也李期上書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

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

絕域史記李左車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

也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雖然猶應

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

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

郢州刺史初司川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接曹

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

聞之不能禦遂失三關諸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

關延類二戌名也管子曰民無耻不可少固

守漢書曰諸將曰貽伊戚陳琳疆場侵駭職

是之由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數

諸戎曰言語漏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

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

主御記以誅賞毛養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為

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
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
主為句臣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
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

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
舌職曰民之多指非擬獲獸何勤
幸國之不幸也指
蕭何為都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

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
曰知獵狗乎曰知之
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

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
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
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

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負擔裁弛鐘鼎
亭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疏於負擔

子路南遊楚列鼎而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食廣雅曰列陳也而
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入晉侯以樂自

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頂至踵功歸造化孟
子曰大文夫恬然無踵趙岐曰致至也

蜀曰肝腦塗中原膏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
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

景宗之存一朝棄甲氏傳曰宋華元為植
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

備其腹棄甲而復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

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

此人斯有醜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

極毛萇曰醜姑也鄭玄昔漢光命將坐知千

日汝姑然有面目也郡太守劉輿將數百騎攻

里賈覽上狀魏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輿已為覽

所殺長史得檄以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

令者克捷遠故能出必以律鎔銖無爽日周師

教者負敗故能出必以律鎔銖無爽日周師

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兩伏惟聖武英挺

為鎔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伏惟聖武英挺

略不世出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料敵制變

萬里無差趙克國頌曰料敵奉而行之實弘

廟筭西征賦曰彼雖殺其焉用故制勝於廟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晉起君注宋公表曰臣

之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日逆胡劉曜

其耳縱逆西都漢書匈奴傳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汗馬督誅曰聖朝西顧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愍被司氓致辱

非所表晉起君注曰大司馬早朝永歎載懷矜

側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臣謹以劾

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師絰
切胡卦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遠績
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一首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

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彦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

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 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

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無

常母衣無常主也 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

汜音凡毓音育左氏傳咸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

義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

贊曰孟子曰聞伯夷千載羨談斯為稱首

之風懦夫有立志夷臣昉頓首頓

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

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一一許年劉氏喪亡

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

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
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

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
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
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
上取車惟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
攔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逡整及
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婢
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
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與道
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

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
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
分逡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
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
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
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
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
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逡整
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

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
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
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
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
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
宋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
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
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
風上取車惟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

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攔子夾杖龍牽等范
及息遂道是宋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
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
箔與范相罵婢宋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志等
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宋音其道汝
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
誤查范臂車攔夾杖龍牽實非宋音所偷進
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
攔夾杖龍牽疑是整婢宋音所偷苟奴與郎

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
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
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
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
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
列孀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
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
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
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

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昭明太子

略故詳引之令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

整閭闔闔茸名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

原曰關茸尊顯諛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

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袴書

地何為乃爾王許子弟為羣惡積釁稔親舊

曰班伯出與之間非其好也昆吾稔之

側目左氏傳長弘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
書音義曰列侯宗室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
見郵都側目而視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謂大罵也禮記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
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

口秀言自口毛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

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宥私乎對

曰雖不省視而竟久不眠若汝不聞乎昔瞽

私乎家語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而舜不失

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

孝之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

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

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我素少時所治意所

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侍徵拜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

免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

不仕田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

表彥伯名臣訟曰迹濟必偽昔人陸親衣

無常主之類延年陶徵士誄曰陸親整之撫姪

食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引起

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慙曰何用故人

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乃告

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

不逢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昌言惟交質

謂取車惟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貫酒

兩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

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

為庾詩曰漸車惟裳婦人車飾鄭玄曰惟裳

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稽禱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子謂莊子曰然惠子曰無情乎莊子曰然人之無情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何謂之言曰引之於教義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

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

不婚垂稱往烈

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妻其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

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

同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若乃交

敏應交當理辭霍不婚途逃致仕

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

已不能庇其仇隣尚書曰道有升降政務俗
革吳都賦曰竅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

倫也一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入音

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

約女五人懷羸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憚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早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

曰涇渭分流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曰晉失

雅鄭異調

其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詡奏

表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

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曰失其

序姻婭淪雜罔計斯音廢則無應仕毛萇曰

兩婿相謂曰姪僕書曰有販鬻祖曾以為賈

兩養卒如淳曰斯也

道鄭玄周禮注曰明日腆頰曾無愧畏禮厲

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作孔安

國尚書傳曰朕厚也毛詩曰不愧於人不畏

於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

幽通賦曰遠藥郤之家前徽未遠左氏傳叔

世業之可懷藥郤之家前徽未遠左氏傳叔

胥原降在阜隸杜預既壯而室竊貲莫鼂隸

曰晉舊臣之族也

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稱

室也解朝曰司馬長卿竊貲卓氏左氏傳曰

人有十等士臣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

皂又曰與臣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

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准也

母戒女施於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

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自宸歷御寓弘華

與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

俗申須曰葦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陞下

所以負衣於紀興言思清淑俗者也禮記天

衣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

文屏風衣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

俗奢麗萬臣實儒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

世同流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

舍天憲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入使詢風俗餘人

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逐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

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歛手也

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

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謹

矣范曄後漢書真延謂馬成曰爾民之風

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風

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

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源雖人品庸陋

日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東海鄉人為佐僕射周禮曰人命作牧鄭祖

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入命也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閣亦居清顯尚

日亮宋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源

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

曰通而托姻好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

侯也出是視秦惟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孝經鉤命訣

先人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

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

族寵奮胤胄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祐二年

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家計温足見託

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王源見告窮

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宋傳曰王卿憂公齋

曰關積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

吳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

守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

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源先喪婦

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

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

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

在江東故曰東晉滅榮緒晉書陳畧有譽西

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

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其為虛託不言

傳曰紀子伯何謂無聞焉爾

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

而物皆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

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且買妾納媵

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左氏傳鄭子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

結悅鄭玄曰悅佩中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

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第第鄙情贅行造

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第也

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

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糾慝繩違允

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疵贅也

茲簡裁源即主言其遠慝信當此簡之所

裁也尚書曰繩警糾繆格其

非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

漢書音義曰無忌同人者貌異人者心列子

却秦有地資也

築殿紂魯相齊穆狀貌七竅以彼行媒同之

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

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

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

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救晉季文子

考此讎曰格言成法家語類曰聞薰豈有

六卿之冑納女於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

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宋子河

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鑿者也

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何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又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

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

昭公華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

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

心易行

比屋而封

日周民可

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

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蓬樹

又曰僕

高門降衡雖自已作

陸雲答兄書曰

又曰僕

高門降衡雖自已作

陸雲答兄書曰

又曰僕

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

惶誠恐云云

殘

荅臨淄侯殘

揚德祖典略曰揚脩字德祖太子

以下正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

侯以才捷愛辛秉意投脩數與

脩書脩敬有後曹公以脩前後

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

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

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誦讀反覆雖風雅頌

不復過此說文曰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

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

然矣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

云青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也至於脩

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目周章於

省覽何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

也上京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

善之教發武王名也且周公名也毛詩曰

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

猶未開楚辭曰平明秋兮蒼梧新亭曰古耳

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東京賦曰慨長思而

哉毛萇曰戢翼希驥首乘流畏曝鯁慰情賦

悠思也龍之勿用戢鱗翼以匿影鄒陽上書

曰惟龍駭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鵬鳥賦曰乘

流則逝三秦記曰何律一名龍門兩傍有山

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

上下曝鯁水次也動息無兼遂岐路多徘徊

多感也淮南子曰揚子見途路而哭之謂其

可以此南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言勝仕

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胃臆故懼也今見夫子之義戰勝故肥也毛詩曰南

山有臺北山有乘毛義曰乘草也

謝玄暉

郡內登望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圖
張景陽詩曰下車

園寒城一以眺平楚王蒼然
毛詩曰翹翹楚說

文曰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
山積陵陽阻

漢流春穀泉
宣城郡大原中分丹陽立陵陽

流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策曰飲茹溪之

春穀縣北又威紆距遙甸嶢岳帶遠天
威夷紆

紆餘流長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切切陰風暮

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情况魂屢遷
悵望

上文楚辭曰招情况况而求懷招結髮倦為旅

平生早事邊
漢書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
楚列馬而食晏子春

秋日景公被狐白方弃汝南諾言稅遼東田

續漢書曰汝南太守范滂宗資任用范滂時

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於遼

牽牛餉之
其人太熱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五言余勉伏曼

容墓誌序曰曼容為大司馬
諮議參軍出為武昌太守

謝玄暉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

炎靈謂漢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

漢儀禮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

劍授異死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寶

高斬白蛇劍吳書曰初黃門張謏等作亂劫

天子出本商璽投井中春秋保乾圖曰漢以

魏徵當塗在世名行四方獻帝紀太史丞許

芝奏故曰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

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

大者魏也當代漢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

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
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

反答造次不能

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數字休伯穎州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

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竊卒文帝集

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

訪車子能喉轉與茄同音欽牋還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

牋不足自宣頌諸鼓吹求異妓時都尉薛訪

甚麗

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能喉嚨引

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

也成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

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

細不幽散廣雅曰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

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及與

五聲之均也朱均曰長八尺施絃也漢書曰鄭聲尤集

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黃門集樂之所漢

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

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

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

向以其所不能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

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

慕暨反也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

馬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

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衿也皆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

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

左驥史納寒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

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

笙鼓琴然驥與顛音同也其史妣謗妣蓋亦
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妣妣緝切說文曰嬪字
或作妣古字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
借也妣子也切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
異未之聞也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
詭文曰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聃曰兼愛無私
也 是以因戕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權
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左
傳曰得臣宴喜之樂蓋亦無量甫宴喜欽死
與寓目焉

答東阿王牋一首

罪死罪

陳孔璋 文意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
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
典密事紹死魏太祖存為
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

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

漢書 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

為參乘青萍准視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也

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

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

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

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

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割犧於用刃越

絕書曰楚今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

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

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說苑曰西問過東渡何中而溺船人

接而子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乎過曰獨

不聞干荷莫邪拂鐘不錚今子持機不知然以之

綴發曾不如兩錢之維今子持機不知然以之

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

三播鄒忌三知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

故所以尚千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然

異稟非鑽仰者所度幾也異言天性自然受於

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類淵音義既遠清辭妙

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

句焱絕煖炳

說文曰焱火

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駕馬可得齊足

警猶飛兔流星超

疾也李尤七數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

若益野騰駒楚辭曰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

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宋王諷賦曰

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

趨高蒨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

者其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載權載笑欲罷不

能夫詩曰既見復閱載夫以禮欲嚴不能曰謹

韞積玩耽以為吟頌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

謳吟琳死罪死罪

歌誦琳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笺一首

魏畧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所善為朝歌為太子時重於此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

息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楚曰老冉冉而逾施論昔侍左右厠坐眾賢出

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漢書曰武帝微

賦置酒樂飲賦詩稱壽漢書曰武帝微

君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

君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徐劉應才

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

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西京賦序曰雍

嚴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

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延年曰

援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舉之徒不能持論

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舉不根

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

持論上頗憚憂畜之其唯

其唯

其唯

其唯

其唯

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

漢書曰唯嚴助與吾

南王朝昭遺助竟坐弃市壽王後坐事誅論

語曰舟子退朝子曰何要也對曰有政子曰

吾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漢書司馬相

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魏

也書幾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

異物又何足慮

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文帝書曰後生難誣伏惟所

天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優游典籍之

場休息篇章之圃

班固答賓戲曰婆娑乎

項代曰場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

周易窮理

國尚書傳擄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

鸞龍有

曰微妙也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華雖年

齊籟生才寶百之

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

遣使者立尤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

此衆議

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

周易曰同聲相應

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

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

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莊子曰可以保

傳曰勅正也漢子曰久矣遊宴之歡難可再

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

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特邁

齒哉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

也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

悽尚書曰悽悽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

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魏畧曰晉且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節玄禮記注曜

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載

華燈膏明燭雖虞鄉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

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

賜金鎰再見為上鄉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

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

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小器易

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書傳曰沉

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

謂醉冥也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

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地形察土宜左

傳賓媚人曰先王疆西帶恒山連岡平代書

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北鄰栢人乃高

帝之所忌也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冠東恒

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周縣名何重

以泚水漸漬疆宇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泚

入黃河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

失策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

謂不接趙傲立漢傲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

風故庶頰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東接鉅鹿存

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

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吾每郡人士女服習禮教

西都賦曰都人士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

女殊異乎五方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

計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

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

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壁下成安君不聽也

而質闇弱無以莅之毛萇詩傳若乃邁德種

息樹之風聲尚書曰咎繇邁種使農夫逸豫

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詩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

親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性情

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下無威福

之吏邑無豪俠之桀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

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抑亦

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往者嚴助

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

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

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

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賦承明之

廬出為知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

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

五召侍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

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

京城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要朱邑書曰值

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教賂

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人帝城死不

恨矣後竟入為少府被豈虛談夸論誑耀世

又曰陳湯字子公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古今

一揆先後不質爾雅曰馬知來者之不如今

論語曰後生可畏焉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

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晋王晟一首

阮嗣宗

滅榮緒晉書曰每仲字文和

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
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
不受公卿將校皆請府勸進阮籍
為其辭魏帝高貴卿公也太祖晉

文帝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

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

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
孫曰叔出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由謹臣耳
虞有自來矣

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
曰伊尹有莘之媵

戶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有
有莘氏勝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毛氏曰阿衡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先

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
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

有龜蒙遂荒大東毛呂尚磻磻之漁者一朝

指麾乃封管立尚書中侯曰王即颶駕水畔
至磻磻之水呂尚釣於崖史

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大師武王東伐師尚父
左扶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

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
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府指

旄皆太啓二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

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然賢哲之士猶
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

勝數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

以為美談

公羊傳曰齊人至今以為美談

况自先相國以來

世有明德

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焉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命上焉

毛詩曰世有明德惟馨

翼輔魏室以綏天下

關政民無謗言

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

無謗言也

前日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

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東馳殲首內向

晉書

文紀曰姜維山隴右上師輕六到靈州大破

之諸虜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

日震懼也長楊賦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

秦文曰昆蟲聞澤四首面內劇也東誅叛逆全

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統之卒以萬萬計

威加南海名懾

切之涉

三越

王隱晉書文紀曰

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隨潰斬送誕首魏志曰

誕明城自守遣子子親至吳請殺吳遣唐咨

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

衆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

軍為上破軍其次之圍問吳王也漢書有三越

謂吳越及南宇內康寧苛慝不作苞率字內

越及閩越也日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

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

國者其棄疾乎君君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

也隱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東夷自少康以

後世服王化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

敵其縶舞

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易曰受茲介福

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

元功盛勳光光如彼

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僭靡違由

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

國語曰齊教大成定

三革德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揚正而文事勝矣

西塞江源望祀岷

山

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符注赤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

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

廻戈弭節以麾天下

長揚賦曰廻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羗楚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

遠無不

服邇無不肅

國語蔡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今大魏之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

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

莊

曰舜讓天下於子洲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至公請屈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以至

至平誰與為鄰

仲長子昌言曰其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

人之為鄰

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

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暉為隋王

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彼尚書召以

眺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黃汗之水

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潢汗行潦之水驚

蹇之乘希沃若而冲疲班固王命論曰駕蹇

王逸楚辭注曰蹇蹇也法言曰希蹇之馬亦

騏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駘

若沃若沃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什

哀曰入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凋

愴予兮岐路西東或以歎嗚鳥合切淮南子

私自憐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哭見

於孟嘗君君嘗君為之嗚嗚流涕歎與嗚同

况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

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

墜雨翮似秋帶潘岳揚氏七哀詩曰灑如葉

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進仙詩眺實庸流行

能無算鄭玄論語注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采一介抽揚小善尚書泰誓曰好介

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
表賦曰度小善之有益
兔園詩曰九月築塲園
三江西浮七澤言常從
子隆也蕭子顯齊書
東亂

三江西浮七澤
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
東亂

猶太守後遷西將軍荆
州刺史三正絕流日亂
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
左聞楚有七澤契闊

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
死生契闊周禮九旗
戎旃從容謙語毛詩曰
通帛曰

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不可曳長裾乎魏文

帝與吳質書曰何王之門
乘於後車毛詩曰載

脂載率還榮立府庭恩
加顏色日長者賜頰

也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楚辭曰朝濯髮於陽

陽撫臆論報早誓肌骨
陳思王責躬表曰抱

豐歸蕃刻不寤滄溟未
運波臣自蕩莊子曰

肌刻骨不寤滄溟未運
波臣自蕩莊子曰

為為其名曰鵬海運則
將徒於南溟司馬彪

日轉運也又曰雅周謂
蓋河侯曰周顏視卓

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
海之波臣渤澥方春

也君豈有并斗之水而
活我哉王波臣渤澥

旅翻先謝滄溟渤澥皆
以喻王江湖之魚渤澥

鳥之清切藩房寂寥舊
華也劉楨贈徐幹詩曰

拘佩清切禁中情無由
宣左氏輕舟反溯弔

傳曰華門圭竇之人皆
陵其上賦曰浮輕舟

影獨留而計舟反而已
留也洛神賦曰影相弔

五情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母

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

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顧門而

不見王逸龍去德滋未思德滋深莊子徐無

門楚東門也去德滋未思德滋深鬼謂女商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

去年也見似人者而喜夫不唯待青江可望

去人滋久者思人茲深乎朝而已候於江渚也

候歸艤於春渚冀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

也 朱郎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

所立舍曰郎諸侯朱戶故曰朱郎莊子謂惠

子曰夫子於天子謂惠

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

列禮注曰在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席乃單席也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

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

生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

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不任大馬之誠逐湘

無改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舊楚昭王亡其

跣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

曰吾悲與之俱也至河令席尊指之楚國無相奔

者席子曰文公至河令席尊指之楚國無相奔

曰席尊所卧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鄭玄

周禮注曰在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

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

生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

到太司馬記室牋一首

勝大馬心

任彦昇劉璠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防

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防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

辰肅膺典冊劉歆甘泉賦曰辰德顯功高光副

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刻符封侯或以德

高天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曰含

左氏傳子互曰信况防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以守禮禮以在身况吾託士人咳若改垂為息躬

之未列曾受教君子哉曰立幸聞陵小人

珠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以適意

懷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

未獲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若結之旨形

乎善譴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

西郎從容謂防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防符昔言也雜子

孔子謂漁父曰養者生有緒言而去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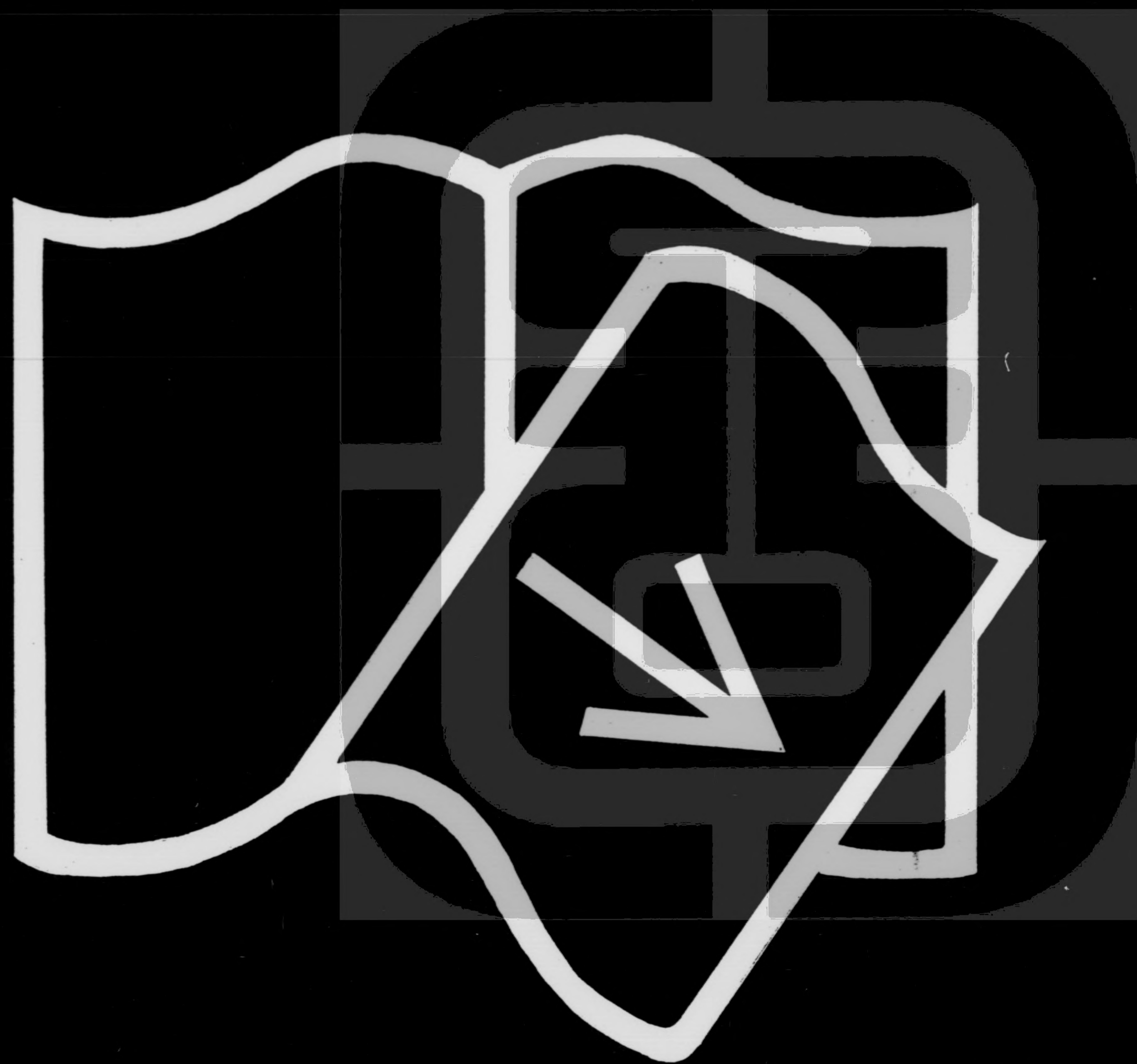
斯養卒曰西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

傳羊古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雖情謬先

詩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

覺而迹淪驕餌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

班固報曰不結聖人之綱不艱驕君之儼也



原件短缺 37-38

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帝子曰湯

相弔大厦成而為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

雀相賀憂樂別也將使伊周奉饗

辭曰遂古之太極是生兩儀楚

柏文扶藪賦上林賦曰孫叔奉饗羽籥神功無

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

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府朝初建後賢翹首阮

魁曰造物謂道也惟此魚目唐突璆璠魚目似

首俊賢抗足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

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

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王子曰善哉

里一舍也重繭累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

繭重賦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

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君今觀古魯

何泥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范氏春秋曰

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之

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

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皇天

聞勇畧震主者身老功蓋天下者不賞皇天

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是以

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

怨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閣堅尚書令

但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
俞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墟識曰庚子之旦金
版冠書出地庭中曰臣族雲王禽宋均曰謂
殺關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地龍
同姓稱族王虐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
殺我必見禽也
獨君掩涕激義士之心
曹建牙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摧悲感未視事
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
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
鞍顧巧三國名臣領曰毅哀止哀東觀漢記
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諸遇害上獨居不御酒
肉坐卧枕席有第泣康晉中書劉胤謂邵續
曰莫若充大順以激義士之故能使海若登
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靈鼓瑟兮今海若
祗罄圖效祉
楚辭曰使想靈鼓瑟兮今海若

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
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
爾雅曰山戎孤竹東馬景從齊桓公曰寡人
北伐之山戎過孤竹東焉懸車上伐罪弔民一
辟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伐罪弔民一
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
相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匪切天功實
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也
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
申徒狄非其世持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
曰聖人仁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教人
可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曰鍾離意別傳
乎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曰鍾離意別傳
武皇帝俱為諸生樂廣曰各道風素論坐鎮
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

流雅曰鄭其調不習孫吳遼茲神武曹植上疏

聰而闇與之會周易曰古之驅盡誅之氓濟

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約其民皆可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

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舟論語曰季路見於孔子

子曰虎兇出於匣龜王獨為君子將使伊周

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詩劉表曰蘧伯玉某等

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使民不恇不任控款

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性性誠也伏願時膺典

冊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

奏記

諸蔣公一首

阮嗣宗咸籍有緒晉書曰太尉蔣濟

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

欣然遺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

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本有

遂酬飲為常文帝初際欲為武帝

求婚於籍籍辭六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

之位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泰門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

三泰階群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驗曰萬人開鷄鳴皆翹首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錄屬辟書始下下走

為首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走僕也子夏處

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禮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

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曰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

如曰推篲為恭也鄒子吾黍谷之陰而昭王陪

乘鄒子吹律而溫生黍曰方士傳言鄒

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比肩郊迎而夫布衣窮

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居常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盈體而下之者

為道存也鄒陽上書曰市衣窮居之士身在

開布衣常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

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入

道者目擊而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

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

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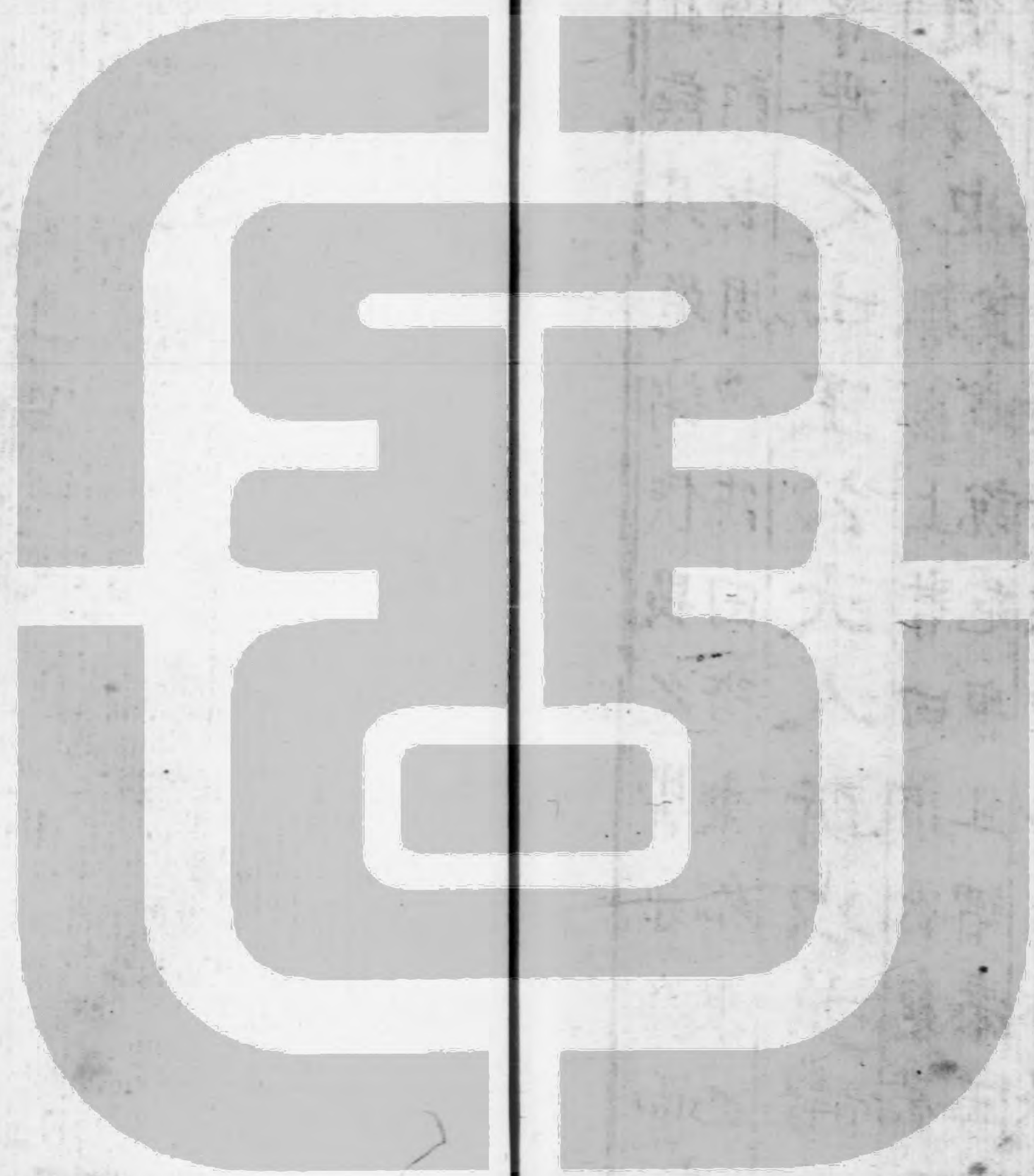
之法以翼戴其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孟子曰

疾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

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對曰非足力之所及

也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廻謬息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



書